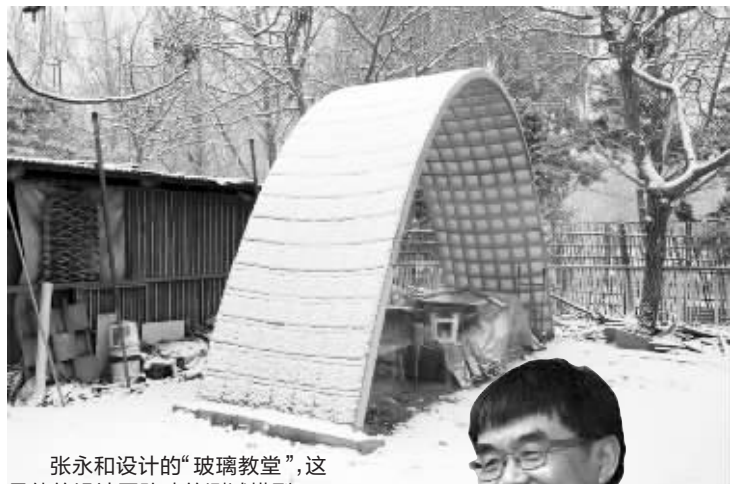


“不走寻常路”成就“非常建筑师” 王澍拿过“诺奖”，他当过唯一中国评委

昨天,张永和牵手77级校友回母校过儿童节



张永和设计的“玻璃教堂”，这是他的设计团队建的测试模型
(资料图片)



张永和 实习生 马晶晶 摄

在国际建筑界,东南大学精英辈出。昨天,东南大学杰出校友、2011年普利兹克奖评委、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回到母校,与校友们分享自己的建筑人生时,他说,“母校的基因”一直贯穿在自己的建筑设计中。

“建筑的目的是改善大家的生活” 他要在佛手湖搭一座“玻璃教堂”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对于东南大学1977级建筑系的毕业生们来说,更像一个年级party。

“咱们先在现场把这些同学一位一位找出来哈。”站在讲台上的张永和笑容可掬,一件黑色外套里,穿了一件印有东南大学字样和图案的红色T恤。他握着激光笔,在1981届毕业生合影中,将到场的同学一位位介绍给在场师生。

罗卿平、黄艳、单踊等,目前活跃在国内建筑界和高校的多位学者一一起身,向大家致意。“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校友们和可爱的同学们,明天是校庆,应该隆重严肃地庆祝诞辰,但今天是儿童节,应该轻松一些,今天不是学术报告也不是讲座,就

是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张永和的童心未泯让大家开怀大笑。

张永和对轻建筑非常感兴趣,南京佛手湖地区一个在建中的“玻璃教堂”项目,就使用玻璃砖和钢筋混凝土浇筑成网状结构,搭成一个轻盈透明的拱顶,室内没有立柱,宽敞明亮。张永和说,他之所以选择用玻璃砖,是想打通室内室外的隔阂感,让人感觉虽然是在室内,但也能感受到室外环境,内外融为一体。

“建筑的目的是改善大家的生活。”张永和说,目前这个房子地基已经打了,但还没有开工,最近还会在设计上做一些调整。而距离这个项目不远处,就是王澍的“三宅”项目。

老师眼中的张永和: 他和王澍都属于“非常建筑师”

2009—2010年,张永和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2011年担任普利兹克奖(被誉为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评委,也是评委中唯一一位中国建筑师。自1993年起,他与夫人鲁力佳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并开始在国内的实践。200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曾设计过2010年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

张永和出生在一个建筑世家,其父张开济曾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等标志性建筑让他在国内建筑界赫赫有名。

名门之后踏进大学校园时,也曾经为众人瞩目。“张永和当时还是蛮出名的,一来他父亲就是很著名的建筑师张开济,而张开济也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是我们的老校友。另外,张永和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考进来的,在学生

中年纪稍微大一些,又有家学渊源,当时成绩比较好。”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刘先觉对这个学生印象深刻。大四上学期,张永和就去了美国留学,“这在当时还是很轰动,因为那时去国外留学的很少。”

在刘先觉看来,张永和与王澍都是不太愿意走常规道路的。“他们都属于‘非常建筑师’,风格独树一帜,是中国建筑师中有创新意识的人

“读大学以前,他在农村锻炼过,比其他同学要成熟些,也比较善于思考。”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鲍家声在张永和读大二时教过他《建筑设计》,感觉这个学生“在设计上有自己的特点”。“做作业时,他经常做两三个方案,然后跟老师们探讨,还经常会提出不同的路子,思维很发散,辅导他的作业比较轻松,容易对话交流。”鲍家声说。

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

建造者黄檀甫的后人来宁捐赠手稿和老照片 49件珍贵史料再现中山陵营造过程



黄檀甫长子黄建武向孙中山纪念馆捐赠史料



吕彦直手绘的中山陵效果图
本组图片 现代快报记者 顾炜 摄

中山陵寝隐没在连绵的山脉中,山上的植物有点稀疏,这张泛黄的照片是1931年中山陵竣工时的航拍图。昨天,中山陵建造者之一黄檀甫的后人们,把49件珍贵史料捐赠给孙中山纪念馆。这些史料再现了80多年前中山陵营造的全过程。

吕彦直每画完一稿都要捏出模型

一走进展厅,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中,吕彦直穿着中式衬衫,面前放着一本书,透着一股书卷气。“这是全球仅存的吕彦直三张单人照之一,也是吕彦直生前最后一张工作照。”黄檀甫的长子黄建武说。黄建武是吕彦直生前合作伙伴黄檀甫的长子,这次,他和弟弟黄建德一起把父亲生前珍藏的史料都捐赠给了孙中山纪念馆。

黄檀甫和吕彦直相识于法国卢浮宫,1925年,吕彦直在孙中山先生陵墓设计图案中获首奖,两人成立了彦记事务所。吕彦直辞世前,把所有中山陵、中山堂及纪念碑的资料都交给了黄檀甫。“我们家都一直珍藏着。”黄建武说,吕彦直辞世的时候,中山陵一期、二期营造还没有完工,而三期还没开始,而这些工作都由黄檀甫和李锦沛来完成,“你看,这张照片是一期竣工的时候,也就是陵寝部分竣工时我父亲和李锦沛的合影。当时中山陵看上去还光秃秃的。”

黄建德说,每一张史料图片背后都有故事。比如吕彦直这张工作照,他当时是在写一个文件,吕彦直的英文非常好,留学回来后,为了让人读懂,尽量用中文,实在写不出来的字才用英文。吕彦直喜欢穿长衫,工作起来不要命。“应征中山陵寝的时候,吕彦直为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多次带着墓址地图,到紫金山反复踏勘地形。”

尽管80多年过去了,吕彦直当年手绘的中山陵寝墓室外形图依然清晰,每一笔都细腻得很。尤其是中山陵建筑图纸插图,屋顶上的瓦片、门窗细节一一呈现。黄建德说,当年,吕彦直为设计中山陵,不断修改画作,为了直观起见,每画完一稿,他就用桐油灰捏造模型,然后对着模型修改画作。修改后再捏造模型。如此循环反复,最终设计出了警钟形图案。由于太过辛劳,吕彦直1928年查出肝癌;1929年3月18日,中山陵工程还没有最后完工,吕彦直就辞世了,年仅36岁。

承建商不仅没赚钱,还赔了14万两银子

除了手稿、老照片,还有一批当年的珍贵合同,诸如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与新金记康号营造厂的合同,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与姚新记营造厂的合同。

“80多年过去了,中山陵的台阶还是那么牢,可见我父亲他们当

年多艰辛。”黄建德说,中山陵工程动工于1926年初,分三期建成。第一、二期工程几乎同时进行,由上海姚新记营造厂和上海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

上海姚新记营造厂老板姚锡舟亲自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勘察,施工器械运输到山脚下,再由工人扛上山去,后来,为了提高效率,还沿着山坡铺设铁轨,用卷扬机把大型石材拉上山顶。山上没有水源,姚锡舟就聘请了几百名民工,从紫霞湖挑水上山。

1929年春,陵墓的第一期工程告竣;第二期当年5月完工,姚锡舟因承建中山陵工程,不但分文未赚,还倒贴了14万两银子。营造厂从此收缩业务,不再承接大型建筑。第三期工程始于1930年上半年,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建,1931年底竣工,李锦沛和黄檀甫共同负责完成吕彦直的未竟事业。

“那时候山上很荒凉,工人和工程师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要10天半月才能下山进城去买一次青菜、咸鱼什么的;能吃上干饭就很不错了。1926年—1927年,所有的建筑材料在运输途中,都被军阀和地头蛇扣押强收买路钱。当时,没有大型起重机,全部材料都是工人们一点点扛上山的。那些几百吨重的花岗岩石块,人扛不动,就在下面垫圆木,一点一点往山上搬运……”黄建德说,父亲晚年一直对中山陵的建造念念不忘。

现代快报记者 胡玉梅

我小呢,才83岁 要去中华门唱儿歌

昨天上午9点,地铁列车从1号线南延线开到安德门站时,车厢里传来一阵响亮的歌声,还有音乐播放器的伴奏。《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背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在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歌声穿过好几节车厢,引得乘客纷纷抬头看。老大爷正坐在座椅上,将播放着儿歌的手机紧贴在耳边,兴致很高。

大爷姓尤,要去中华门参加一个“六一儿童节”活动的表演,现在是在练习。问他多大年纪了,尤大爷幽默地说:“我小呢,才83岁。”他笑眯眯地说,大家都要回顾儿童时代,唱儿歌很好。到了中华门站,尤大爷仍唱着歌出站去了。

实习生 唐珍珍 丁承忠
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在地铁上唱歌的尤大爷 实习生 唐珍珍 摄